

传播媒介之职能

The Role of the Media



The Role
of the Media

传播媒介之职能

THE ROLE OF THE MEDIA

Published by Press and Cultural Section,
U.S. Embassy, Beijing

Editors: Mal Oettinger, John Stirn, Valerie Kreutzer

Art Director: Robert Banks

Photo Researcher: Martha Humenik

Editorial Assistant: Cheryl Metts

传播媒介之职能

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出版

1984年11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编辑: 梅尔·奥廷杰

约翰·施蒂因, 瓦莱里·克鲁策尔

艺术指导: 罗伯特·班克斯

图片选编员: 马莎·胡梅尼克

编辑助理: 谢里尔·梅茨

翻译者: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中国 北京)

校订者: 美国新闻处(香港)

目 录

4 传播新闻

汤姆·贝塞尔

42 新闻界的自我审视

劳伦斯·巴雷特

51 为电视新闻 辩解

埃里克·塞瓦赖德

61 泽罗克斯公司 为何改变主意

68 拓展 世界新闻报道

露丝玛丽·赖特 伊利·艾贝尔

CONTENTS

4

SPREADING
THE
NEWS

TOM BETHELL

42

THE
PRESS LOOKS
AT ITSELF

LAURENCE I. BARRETT

51

THE CASE FOR
TELEVISION
JOURNALISM

ERIC SEVAREID

61

WHY XEROX
CHANGED ITS
MIND

68

TOWARDS
EXPANDED WORLD
NEWS COVERAGE

ROSEMARY RIGHTER / ELIE ABEL



编者按

古代聪明的统治者在为其王位继承问题作准备时，特别注意挑选史官。但即使是这些最早期的记者，在处理新闻时也往往由于他们无法控制的情况而受挫。今天，报纸、杂志、电台和电视台的记者在瞬息间写成了历史，这常使统治者不快。记者及其上司——主编和发行人，不可能具有历史学家的眼光；他们不得不在报纸早晨截稿前或在六点钟新闻节目播放前，对重大问题及时作出判断。他们犯错误，而受害者往往认为犯错误的人抱有偏见。

作为美国的一种机构，传播媒介总是发挥强有力的作用（虽然往往是反映社会而不是推动社会）。在即时通讯的时代，传播媒介的影响无疑增加了。传播媒介所提供的新闻，不仅可以更快地送达，而且接收者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

技术的进步使记者可以用过去难以想象的快速手段向听众和观众传播新闻，但是，传播媒介的批评者则更激烈地抱怨新闻机构的影响力，并认为一部分传播媒介滥用权力而对此横加指责。这种不满当然不止美国有，美国的报纸发行人和广播公司有充分的新闻处置权，可对他们所选择的新闻的任何方面着重报道或删略。其它国家的官员对国际通讯社表示愤慨，他们认为这些通讯社歪曲报道了他们国家的活动。有时，他们严格限制记者的活动，甚至把外国记者驱逐出境。

在本书中，我们讨论传播媒介对美国人民和美国制度日益重要的影响，阐述传播媒介的历史发展，并介绍有些美国观察家是怎样看待蓬勃发展的新闻事业的。由于对美国传播媒介目前情况该褒该贬尚难掌握完美的尺度，因此我们收集的文章中，既有认为传播媒介承担着重要社会职能的，也有认为不受约束的新闻界往往表现出不负责任的态度。有两篇文章讨论了国际消息传播的情况：第一篇表达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观点，认为西方通讯社对这些国家事件的报道往往不充分。第二篇考察了世界各地新闻自由的现状。此外还选登了一些短文，论述为了纠正发展中国家交流不平衡状况所作的努力，以及二十一个国家传播媒介的代表就保持新闻和消息自由交流的必要性所发表的宣言。

传播媒介在其报道所及的许多领域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下面刊载的几种观点，从不同角度论述了这些有争议的传播渠道在报道当代事件时的优劣成败。

梅尔·奥廷杰

SPREADING THE NEWS

By TOM BETHELL

传播新闻

汤姆·贝塞尔

汤姆·贝塞尔是《哈泼》杂志在华盛顿的主编，他还经常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新闻周刊》、《新共和》等多种报刊撰稿。贝塞尔受教育于英国，一九六二年来到美国，任教于弗吉尼亚州一所预科学校，其后迁往新奥尔良，在那里从事爵士乐研究。他为当代新奥尔良爵士乐的音乐家录制了一系列的唱片，并写了一本名为《乔治·刘易斯：新奥尔良一位爵士音乐家》的书，最近已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的记者生涯始于为地方报纸写稿，移居华盛顿后，作品的范围和影响都日益扩大。在反对传统观念月刊《美国旁观者》的定期专栏“国会思想”上，也发表有关政治局势、对外政策和传播媒介的论说。

新闻学和社会科学的评论家指出，用来称呼美国各种新闻机构和通讯网的“传播媒介”一词，含有统一的整体意思，但实际表现出来的却是争先恐后、纷纭不一的声音。

评论家们说，举例而言，在美国，“新闻传播媒介”就包括了一千八百八十二家日报、七千九百五十七家周报，和至少一万一千家杂志。近年来，主要杂志的数目和发行量都与日俱增。二十五年中，主要杂志的发行量已超过二亿二千五百多万份。

“新闻传播媒介”还包括三个电视网以及播放它们的节目的数以百计的个别电视台。这三个电视网是：全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它们的母公司在《幸福》杂志所列五百家最大的美国工业企业中分别居于第四十一位、第九十四位和第一百六十八位。（全国广播公司的母公司是美国无线电公司。）

在美国，有一千家左右的电视台为地区观众服务，其中四分之三是商业电视台，另外四分之一是非商业的公共电视台。身居大城市的观众可以从多达九个电视台中选择收看。为地区或城市

听众服务的广播电台约有八千五百家。看电视的普遍性已大大增加：七十年代中期，盖洛普民意测验所调查的人中，有将近一半人说，他们最喜欢的活动是看电视（百分之十四的人说最喜欢阅读书报）；而一九六〇年，被调查的人中，只有百分之二十八说看电视是他们最喜欢的活动（百分之十的人说最喜欢阅读书报）。但是，最近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喜欢看电视的人数略有下降。

此外，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电视是他们最重要的消息来源。有三分之二被调查的人说，他们的消息大部分来自电视，有一半人说，他们发现电视是最可靠的消息来源。根据联邦通讯委员会（一个政府机构，国会责成它管理电台和电视广播）汇编的数字，各电视网把它们的收入的百分之十左右用于新闻和公共事务节目。这三家电视网在娱乐和新闻方面具有最大的影响，因为收看它们节目的人最多，它们的预算最大，相信它们的新闻报道的人也最广泛。

“传播媒介”一词还包括图书出版公司，这些公司所做生意规模巨大，并且每年都还在不断扩大。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九年，美国图书销售额从每年四十亿美元增加到每年超过五十八亿美元。

“传播媒介”一词还具有另一重意思，它可以单纯指传播的各种渠道，消息可以通过这些渠道传送，而不顾消息的倾向、性质或来源。根据这种定义，“传播媒介”也包括电话、电报、用户电报传输线、电传打字电报和卫星系统。这些传播渠道构成现代新闻采访和传播过程的一个重要部分，因为它们为即时进行的全球性消息传播的时代提供了技术，而这种技术对于听众和观众的人数以及传播的速度产生重大的影响。

正如评论员凯文·菲利普斯在谈到美国传播事业的发展时所写的：“在七十年代，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是知识的生产、消费和传播。不是苜蓿、印花布、车辆或石油产品，而是知识。所谈的传播媒介可以是政府的备忘录、学校的教科书，也可以是报纸、电视、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法院的辩护状、电子计算机、科学论断……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创造了一种和十九世纪中叶发生的大变动同样影响深远的革命。当时，制造业超越了农

业。(现在制造业则日益从属于知识经济了。)”

报道新闻和传播消息的事业迅速发展已使一些社会问题评论家相信,近年来,在新闻传播媒介方面,已经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或者至少是已经发生了一次剧变。一位专栏作家指出,“全国性的关于传播媒介的讨论和关注的潮流,日益高涨,这是十年来最值得注意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现象。”

多年来,政治家们对传播媒介所具有的力量一直表示忧虑。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认为,在三十年代,美国大多数报纸都反对他和他的政策,他力图阻止报纸发行人拥有广播电台而未果。一九六九年,理查德·尼克松的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发表多次讲话抨击新闻界,指责它表达了“无能的势利小人”和“东海岸自由派”的偏见。他认为这些偏见不能代表全国的舆论。阿格纽一九七三年离职之后,对新闻传播媒介的批评在语气上已较为温和,但并未平息下来。事实上,阿格纽下台之后,这种批评的范围更广泛了:他所进行的基本上是意识形态的攻击。今天,人们觉得,所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意识形态。

关于传播媒介的“全国性讨论”集中于下列一些问题:

●民意测验表明,公众对新闻传播媒介的信任程度下降了。例如,一九七七年,哈里斯的一次调查说明,对总统有“很大信任”的人的百分比在一年内从百分之十一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一,而对新闻界有很大信任的人的百分比却从百分之二十降到百分之十八。同一时期,表示对电视新闻有“很大”信任的人的百分比仍为百分之二十八。十年前,对新闻界和电视的信任都比这个百分比高出百分之十。

●报纸的销路下降,报纸的读者人数正在减少。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六年,日报平日(周末除外)的销路从六千三百一十万份降到六千〇九十万份。芝加哥大学全国舆论研究中心进行的一次调查显示,自从一九七二年以来,自称每天看报的人数下降了百分之七。一些报纸发行人力图增加读者数量,所采用的办法是在他们的报纸上增添“生活方式”版或“家庭生活”版,使报纸更加杂志化。《纽约时报》的销路从一九七〇年的八十八万四千份降到一九七五年的八十二万八千份,但增添了四个杂志式的版面后,



电视的影响力之所以能够加强，是由于象全国广播公司的约翰·钱塞勒（John Chancellor）（上图）这样的新闻广播员在公众中树立了信心，并且由于有仪器设备把新闻传运到几乎每个美国家庭。象左图这种新的卫星互联系统的接收器，就是用来联结非商业性公共电视台的。

其销路又恢复到大体原来的水平。有些新闻业的评论家反对侧重采用特写，他们预言这样做会减少报纸对全国性和国际性新闻的报道。

●美国日报的数目从一九一〇年约二千二百家的高峰降到一九七〇年的一千七百四十八家。（一九一〇年，美国的人口不到六十年后人口的一半。）自一九七〇年以来，又有二十家左右日报创刊。一九七八年一月，有一位报纸发行人企图创办一家纽约的日报，名叫《论坛》，集中刊登意见、杂志式文章和“生活方式”消息。结果它财政上陷于亏损，四个月后就不得不停刊。

为了登广告赚钱而同电视进行的竞争，一直对报纸造成损害，这主要是因为城市居民有移居郊区的趋向。郊区观众现在倾向于看电视的全国性新闻，他们阅读报纸主要是为了看地方新闻和文艺性的文章。于是，一些历史悠久的城市大报就为不同的地区出版专门的“地区”版；另一些情形是，这些大报的销路被全新的郊区报纸（往往是周报）所夺去。

电视技术的发展和人口的移动所带来的变化显然影响了新闻传播媒介的经营情况，但是这些影响不一定是令人不安的。而社会问题评论家却确实对于力量日益集中在少数几个发行人和公司手里这一点表示关注。

合并成联合企业的趋势

美国生活质素评论员最近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对新闻传播媒介的合并和日益形成联合大企业的趋势表示担忧。他们列举了十家大报“系”（意指发行人在不同的城市拥有一系列的报纸），其总销量超过二千二百万份，即占美国日报总销量的三分之一以上。一九六〇年，报系和联合大企业控制美国报纸的百分之三十，占美国报纸读者的百分之四十六。而今天它们已拥有美国报纸的百分之五十九，占美国读者的百分之七十一。此外，在出版日报的城市中，百分之九十七只有一个发行人；人们称这些城市为“只有一个老板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发行人享有垄断地位，这常常是由于高昂的印刷费用把其他发行人排挤了出去。把《纽约邮报》、《纽约杂志》和《乡村之声》（纽约的一家周报）统统买下来的澳大利亚发

行人鲁珀特·默多克形容报纸垄断是“允许永远偷钱的许可证”。

电视公司与报纸发行人如出一辙，同样企图收购更多的传播媒介机构。例如，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已经扩展到书刊出版业，买下了霍尔特·莱因哈特与温斯顿图书出版公司以及大量杂志。美国无线电公司把它的业务多样化，现已拥有兰登书屋，这是美国最大的图书出版公司之一。

其它重要的联合大企业还有：纽约时报公司，它在佛罗里达州拥有十家报纸，在北卡罗来纳州拥有三家报纸，在孟菲斯市拥有一家电视台，在纽约市拥有两家广播电台、几家杂志（包括《家族》、《高尔夫文摘》、《我们和网球》）以及一家图书出版公司；华盛顿邮报公司，它拥有三家日报、《新闻周刊》（这家杂志全国销量为三百万份）、四家电视台和一家图书出版公司；时代杂志公司（在《幸福》杂志所列的五百家最大的公司中居第二百一十七位，每年的销售额超过十亿美元），它出版《时代》、《生活》、《体育画刊》、《幸福》和《人民》杂志，并且也已扩展到图书出版、影片摄制和有线电视行业。传播媒介的大多数评论者对控制权的这种集中深表遗憾，其原因将在后面详加阐述。

这就是新闻——全是坏消息

新闻传播媒介的有些评论者对于他们认为传播界偏爱报道美国消极面的作法感到遗憾。他们说，这种消息使美国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不必要的坏印象。当然，在某种程度上，消息差不多必然都是坏消息。一位记者发来的电讯说“一切顺利”，这种电讯一般是不予刊登的。记者争夺报纸的有限版面，又争夺电台和电视台的有限时间，因此，他们集中报道不寻常的事，即“坏消息”。但在水门事件和理查德·尼克松总统辞职这一系列事件中，新闻传播媒介确是起了重大作用的，评论家们指责新闻传播媒介对事件发展的影响产生惊人的作用，而过去，它们只是报道事件本身而已。

万国宝通银行（美国第二家最大的商业银行）的董事长沃尔特·里斯顿说：“自从水门丑闻以来，新闻业一直要求我们的领导人透露全部真相。任何人都不应贬低、也不想贬低新闻界在揭露这桩丑事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但是，现在已造成这样一种假象，



象参议院听证会(左图)这类国家大事，都有
人数众多的记者和电视技术人员进行采访。公众
能够亲眼看到实况，还可以在第二天
报纸上看到详尽的报道。

好象政府对它的每一个行动都严守秘密，以掩盖它的邪恶动机。”

新闻业的评论者近来抱怨，新闻传播媒介只宣传人物而不宣传问题，只宣传风格作风而不宣传实质内容——这是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对新闻工作者提出的批评。但是，许多报纸和杂志用更多的篇幅报道知名人物的琐事。记者们自己越来越可能在新闻故事或电视报道中处于显著地位，因为他们自己已成为新闻中的人物了。

正象记者和新闻两者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不清一样，事实与电视上的虚构故事两者之间的分界线也变得模糊不清了，这种虚构故事以所谓“纪实戏剧”的节目形式出现，这种节目受到谴责，因为它从真实人物的生活中制造了虚构的场面。举例而言，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台播放了一出戏剧，戏剧推测，假如刺杀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凶手李·哈维·奥斯瓦德事实上没有在他受审前被杀，对奥斯瓦德的审判会怎样进行。这个节目以事实开始，以虚构的情节告终。评论家说，公众对于有关肯尼迪总统被暗杀的事件已经感到极为迷惑不解，这个节目又加深了这种迷惑。一些观察家和评论家指出，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公众对新闻有效性的信心将受到破坏。他们说，许多人已经把电视新闻视作娱乐业的一个分支了。

一些参与讨论有关新闻传播媒介作用问题的人指责报刊抢先行使了政府的职能。例如，在一九七一年六月的著名案件中，《纽约时报》发表了“五角大楼文件”，这是美国国防部关于美国卷入越南冲突的起因的一份研究报告。由于这种文件被列为绝密文件，《纽约时报》实际上是自行决定使这些文件销密，而销密一向是政府的职责。美国政府要求法院制止该报发表这些文件，但是最高法院在一九七一年六月三十日裁定，报纸有权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下发表这些文件。

最近，电视记者在影响中东和平谈判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正象《华盛顿邮报》传播媒介评论员查尔斯·塞布所说：“有时很难断定电视网是在报道历史还是在塑造历史。电视已是推行对外政策的一种工具。”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之间的会晤本身已经过偏颇的“安排”，因为通过卫星转播的电视访问首先访问了萨达特，然后才访问贝京。一些评论家说，事情演变下去，外交官和对外政策顾问已是无关重要，只扮演次